



玄幻武侠大师

龍人

经典珍藏版

战族传说

貳

龍人著

玄幻武侠

玄幻武侠

战族传说

貳

龍人著



玄幻武侠大师·龍人·经典珍藏版

内 容 简 介

洪荒岁月，涿鹿一战，战神蚩尤虽亡，却留下不灭魔志，战族子民重承魔志，隐匿于武林之外，成为超越武林的隐世武门，只待五星逆行之时乘时而作，东山再起。

岁星、荧惑、填星、太白、辰星五星逆行之日终至，千古战意随着时光的轮回而再现武林，一位神的传人，一位魔的后人，在经过无数次武林纷争后慢慢崛起江湖，而世间的种种魔缘机遇终究将两人铸成了左右武林的盖世高手。然而世事难料，天机无常，在阴阳二气互冲之时，群魔并起，浩劫迫在眉睫，十大名门中数大门派在战族魔威之下，竟灭于弹指之间。

谁曾料，扶武林之危倾者，竟是千古一邪之后？

在此书之中你们将会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感觉，如局中藏局，套中隐套，正者不正，邪者不邪，天下各派，江湖异学，感情纷争，本人将以另一种独特的方式去描写，使你分不出谁正谁邪，谁是谁非，带你进入一个虚幻的战族风云世界……

目 录

第 一 章	绝世战意-----	1
第 二 章	剑心不灭-----	18
第 三 章	破傲剑法-----	35
第 四 章	暗渡陈仓-----	54
第 五 章	联翩步法-----	72
第 六 章	风魔附体-----	89
第 七 章	十大正门-----	107
第 八 章	惊世魔计-----	125
第 九 章	人枪并怒-----	143
第 十 章	华山隐步-----	161
第十一章	天眼为仆-----	179
第十二章	隐世武族-----	196

目 录

第十三章	簪剑出阁	214
第十四章	剑道之境	232
第十五章	不灭之威	250
第十六章	前程渺茫	268
第十七章	自噬其魂	287
第十八章	四大剑老	303
第十九章	战道之神	322
第二十章	糊涂高僧	340
第二十一章	侠魂永存	358
第二十二章	智高一筹	376
第二十三章	剑阁风云	394

第一章 绝世战意

幽求狂笑间只觉气血翻涌，忍不住一阵咳嗽，但他的脸上却犹自带着笑容，似乎遭遇了天大的喜事。

幽求目光扫过徐达、韩贞，冷笑道：“我的徒儿教你们如何对付我，可笑你们竟领悟不了。”

徐达、韩贞二人将信将疑地望了小木一眼，但见对方神情淡然，稚气未脱，不由心中有气，暗道：“这小子好不可恶，竟来消遣我们。”

正这当儿，忽听得一声长笑在窗外响起，一个苍老的声音道：“好小子，竟有这等眼力。”

听得此声，重伤的齐子仪脸上忽然浮现出欣慰的笑容。

他知道幽求再也没有机会活着离开这儿了。

“咔嚓”一声，窗棂四碎时，一抹青影飘然射入！

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清瘦老者，腰背挺直如一杆标枪，神情肃然，眉头微微皱起，这使他的神情总像是在思忖着一件天大的事情，忧心忡忡的模样，一支长约二尺、闪着幽光的精钢战笔插于腰间。

徐达、韩贞一见此人，心中惊喜不已！他们赶忙拜倒于地，恭声说道：“晚辈徐达、韩贞拜见古老前辈！”

徐达、韩贞虽然未曾与老者谋过面，但身携战笔，且全身散发绝世高手气息的，除了“风尘双子”中的古治，又会是何人？古治正是戴无谓邀约的前辈高人。齐子仪等人还道古治多半不会赴约，没想到此刻他竟会现身于此。

当年的武林七圣，如今惟有少林高僧苦心大师与“风尘双子”之一古治硕果仅存，而武帝祖诰、英雄无名、日剑月刀皆在十年前的乱世中遭遇不幸。“风尘双子”中的古乱在青城山绝谷诛杀绝心一役中

双腿被废，身受重创，从此再也不能与古治游侠江湖，这对生性诙谐好动的古乱来说，无疑是一种残酷。古乱性情日渐躁动不安，郁郁不乐，时间久了，竟积郁成疾，终在五年前病逝。

“风尘双子”仅剩一人，古治从此极少过问江湖中事，没想到今日他竟会应约而至！

戴无谓与齐子仪皆有伤在身，当下只好行了个半礼。

古治的目光却落在了小木的身上，神情惊诧愕然，上上下下把小木打量一番，方道：“娃娃，你竟能审时度势，思出克敌之计，殊不简单！更何况此人是一绝世高手！”

幽求得意地道：“我看中的剑材岂是凡夫俗子可比？可笑有人习剑一生，还不如一个十岁稚儿更有见地！”

幽求所言让徐达、韩贞、齐子仪皆有讪然之色，尤其是齐子仪乃聚剑庐主人，在剑道浸淫一生，不料今日竟逊色于小木，更是颇有自惭之心。

古治正视幽求，道：“尊驾何人？以尊驾的身手，绝对是位旷世高手，为何老夫竟识不得？”

未等幽求回答，徐达已抢先道：“他就是五十年前以一己之力扫平洛阳剑会，杀人逾百的剑手！”

古治心中一震，眼中精芒暴闪，沉声道：“此言当真？”

说这话时，他的目光落在了幽求的一双断指掌上。

幽求傲然一笑，并不言语，但以他的神情，无疑是默认了这一点。

古治神色顿显凝重，他缓缓地道：“五十年前洛阳剑会逾百剑客竟亡于一日之间，被人称作武林四大奇谜之一，但那剑法如神、心如蛇蝎的少年剑客却如昙花一现，从此再无踪迹，武林正道百般追查，仍一无所获！我还道此武林血案再无昭雪之日，没想到五十年后的今天，你竟再现江湖！”

说到这儿，他略略一顿，方继续道：“令老夫奇怪的是，纵使世间有剑法如神的剑客，而面对百多名剑中好手，要将他们悉数杀尽，也是全无可能，但江湖传言杀害他们的的确只有一人！同时老夫亦不

明白此人为何要将逾百剑客悉数杀尽，难道此人真的具有可怕的魔心？今日见了你，老夫更有疑惑，以你的武功修为，的确已是惊古烁今，但纵使以你今日的武功，要想在一日之间杀害百余名剑中好手，也绝不可能！而且见过你真正面目的惟一幸存者，也已在二十年前死去，如果你要隐瞒自己的身分，外人根本无法知晓你就是扫平洛阳剑会的人，你为何要主动现身？”

幽求沉默了许久。

古冶的疑问，其实也是困扰幽求心间的疑问。对五十年前那血腥漫天的一幕，他一直铭记于心，历历在目，那时他十指尚存，剑法已臻惊世之境。当他出现在洛阳剑会上时，心中充满了欲摧毁世间一切的悲恨，所以当时他的意识几近混沌一片，只知在悲恨中冲杀，在血腥中进退！他的愤恨之情与漫天血腥一同抛洒，使洛阳剑会充溢着如地狱般的肃杀！

当所有参加剑会的剑客全部倒在他的剑下时，他才略略平静下来，目睹眼前满地尸首，他的心中升起一丝惘然，他很难相信眼前这逾百剑手会全是死于自己的剑下！事实上，在步入洛阳剑会的那一瞬间，他就已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他敢与代表中原剑道的洛阳剑会为敌，除了狂傲之外，更因为那时他对自己的生死已浑不在意。

甚至，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还隐隐期盼着死亡的到来！当一个人心中被悲愤恼恨占据时，他就极可能会漠视生命——他人性命，以及自己的生命。

狂傲无羁的幽求更会如此。

但最终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幽求虽然狂傲，但并非没有自知之明，他相信整件事情的前前后后必有蹊跷之处，暗中一定有某种力量在操纵着这件事，否则他绝无一人击杀百余人的力量。

但他却清楚地记得自始至终，出手杀人的只有他一人。

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过得越长，幽求心中的疑惑就越深！

这疑惑在他心中已隐藏了五十年之久！

也许，这会是一个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毕竟，五十年时间可以消融的东西太多太多。

此刻，古治忽然提出此问，在旁人听来倒也罢了，但幽求心中却是震动极大！

沉默良久，他方道：“恕我无可奉告，因为连我自己都有不明之处。”

对幽求而言，能如此说话，已是极为客气了。

古治缓声道：“但无论如何，逾百剑客是因你而死这一点，你不能否认，是也不是？”

幽求淡然道：“我并无否认之意！”

古治喟叹一声，道：“杀人逾百，罪不容诛！我已极少过问江湖中事，但今日却不能袖手旁观了！”

此言一出，众人皆心中暗喜，暗忖幽求已是在劫难逃！

不料古治却接着道：“你的修为本绝不亚于我，但如今你是重伤之人，若是我就此取你性命，你定然不服！”说到这儿，他一指徐达、韩贞，道：“他们皆是武林后辈，由他们出手，相信你应没有什么怨言吧？”

秦月夜心中暗道：“方才他们甫一出手，便遭重挫，还如何能战？古前辈自恃身分，却便宜了幽求这魔头！”

却听得古治对徐达、韩贞二人道：“你们只需一动一静，静者攻，动者守，定可胜他！”

徐达乃性情直率的汉子，对小木所言不曾领会，暗忖静者如何能攻，动者又如何能守？多半是故弄玄虚！没想到身为武林七圣之一的古前辈竟也这般叮嘱，错愕之下，忍不住脱口道：“那小子是魔头弟子，他们师徒二人定是设下圈套，那小子的话未必可信！”

古治“喔”地一声，自言自语般道：“弟子告诉他人对付自己的师父？……奇哉怪也，奇哉怪也！”

小木大声道：“他根本不是我的师父！”

众人一呆，秦月夜忽然冷笑一声，道：“小子，你定是料到你师

父已难逃……难逃此劫，才矢口否认是他的弟子！”

小木的脸顿时涨得通红！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他缓声道：“信与不信，又岂是能勉强的？”

古治暗自点头，心道：“无论这小子身分如何，单论他的这份镇静就很不简单！初时他似乎甚为激动，但很快便恢复平静，纵使成人，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

秦月夜见小木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便想到小木也许真的不是幽求的弟子，所以才会有如此反应，但当小木很快冷静下来时，秦月夜又大吃了一惊！她不曾料到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竟有这般自控能力！

望着眼前这个与自己年龄不相符的冷静的小木，秦月夜心中忽然莫名一震，眼中有了奇异的光芒！

小木见她神色有异，就要转过脸去，倏闻秦月夜“啊”地一声，失声道：“你……你父亲是谁？”

她的神情怪异，声音略显颤抖，众皆不解，心道：“难道这小子有着极不一般的身世？”

小木见秦月夜如此激动紧张，先是一惊，随即很快明白过来，她既然问起自己的父亲，定是因为她已猜知自己的身世！

“难道父亲真的那般十恶不赦？以至于当外人想到他时，都会震惊至此？”小木心中堵堵的，颇不好受！

但片刻沉默之后，他还是一字一字地道：“我——是——范——书——之——子！”

他说得极慢，说话间，他的目光缓缓扫过每一个人，他清楚地看到每一张脸上的神情在刹那间充满极度的惊愕！

甚至，还有憎恶！

在那一瞬间，小木终于明白“范书之子”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

△△△

△△△

△△△

当水与火相融，黑白与共存，日与月并升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

情景？

而牧野栖在“若愚轩”所看到的情景，便如同水火共融、日月并升那般不可思议！

“若愚轩”统辖黑白两路人马，两路人马各有一位总领！

白道总领端木无非，年逾六旬，仪容威严，正气凛然，长发披散于比他人宽阔不少的双肩上，鼻翼拔挺，隐然有不世气概，一身白衣胜雪，更显其卓然不群！

自端木无非以下设有“高山流水”四堂，高字堂堂主慎如是，年近四旬，形容清瘦，手持描金纸扇，温文尔雅；山字堂堂主满斩，虬须如钢针，让人难以看清其年岁，腰阔膀粗，体壮如山；流字堂堂主文不秀，三撇清须，眼小如豆，却偏偏长了一只酒糟大鼻，鼻目相映成趣，让人一见，便忍不住发笑；水字堂堂主容笑儿，乃三旬妇人，容貌颇为出众。四大堂主皆是身着白色衣衫。

而黑道自总领敖中正以下，皆是一身黑衫！而且无论是敖中正，还是他麾下“阴晴圆缺”四大堂主，皆是脸蒙黑巾，根本无法看清他们的真正面目！

纵然如此，当牧野栖见到敖中正时，目光与对方一撞，心中莫名一惊，顿时从心底泛起一股寒意，仿若寒冬时节一不留神坠入冰窖之中！

那是一双阴寒深邃至极的眼睛！

敖中正麾下的“阴晴圆缺”四堂主虽未以真面目示人，但他们身上却无一例外地散发出一股诡异阴森的气息，让人不由想到了血腥与死亡！

他们给牧野栖的感觉，就如同他们衣衫的颜色——冷漠、神秘、肃杀！

牧野栖不明白他们为何在面见师父天儒时，还不摘下蒙巾？

难道在蒙巾之后，隐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端木无非的浩然正气，敖中正的阴邪之气本是如水火般不可共存共融的，而此刻，他们却相安无事，以尊崇的目光望着天儒，听候天儒发出的任何号令！

两道八堂的统领者——向天儒禀报了所属事务后，天儒这才道：“昨日我收下了一名弟子，名为景止，我想让他先在白道流字堂内，文堂主，你可有异议？”

文不秀如豆眼珠“滴溜溜”一转，随即道：“恭贺主公新得高徒，少主人能屈尊到我流字堂，文不秀是求之不得！”

当天儒称牧野栖的名字为“景止”时，牧野栖心中猛地一震，但他很快意识到师父也许并不愿让太多的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分，当下他脸上的惊愕之情一闪而逝！

但这一变化仍是未能逃过天儒的目光！眼见牧野栖很快恢复自然，若无其事地与文不秀见礼，天儒的眼中有了不易察觉的欣慰之色！

他转向牧野栖道：“景止，从今日起，你便追随文堂主，你在堂中的身分与普通人毫无二致，在清楚堂规后若有违规之处，一样会身受惩治，你明白吗？”

牧野栖恭声道：“弟子明白！”

天儒道：“若堂中无事，每日申时末，你便来‘若愚轩’见我。”

牧野栖再应一声。

天儒缓缓地接道：“各堂弟子分为天、地、人三级，今日你还是人级弟子，为师希望一年后，你已是地级弟子！”

不知为何，牧野栖忽觉心中热血沸腾，脱口道：“弟子自信一年后定已是天级弟子！”

“若愚轩”内一片肃静，落针可闻！

话刚说完，牧野栖心中便有些后悔，他飞快地看了师父一眼，却见师父的神色依旧清淡，难辨喜怒。

△△△

△△△

△△△

小木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寒意从四周向自己的心中侵入！
这种寒意，是因众人的目光而生！

齐子仪、韩贞、徐达的眼中充满了憎恶之意，甚至还掺杂了一丝莫名的惧意。

莫非，他们是想到了范书可怕的手段？

秦月夜的神情则更为复杂，她早已感觉到小木的容貌与她记忆中的某一人极为相似，待知道那人是范书，而眼前这冷静得有些异乎寻常的孩子就是范书之子时，她的心中顿时百感交集！

虽然她对范书的事亦有所了解，但与他人相比，她对范书并无多少憎恨之情，让她难以忘怀的却是范书的温文尔雅与善解人意。

有时候，人们即使知道一些美好的东西是虚假的，也乐于接受它、惦记它、怀念它……

秦月夜亦是如此。

古治身列武林七圣之位，德高望重，一生经历无数，此刻仍不由震惊不已！十年前范书在江湖中搅起的风风雨雨，又一幕幕在他的脑海中闪现！

范书是一个天才的魔鬼——那么，范书之子呢？——这是存于众人心中共同的疑虑，而小木的冷静与非凡悟性，更让他人不由联想到范书的深沉如海！

肃穆沉寂终于被齐子仪打破，他嘶声道：“范书之子的话，不信也罢！”

小木的心顿时如同被重锤狠狠一击，奇痛无比！他的双手越握越紧。

一直未开口戴无谓这时缓声道：“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小木一怔，不解戴无谓为什么突然有此一问，他不由向戴无谓望去，只见戴无谓的目光慈祥温和，仿若一阵清风拂过，让本是烦躁、沮丧、委屈的小木心情为之一振！

他相信戴无谓如此发问，绝无恶意，当下便如实相告道：“晚辈范离憎！”

戴无谓缓缓点头，道：“不错，你的名字就是范离憎。”

“范离憎”三字，戴无谓说得颇为郑重！

古治低声重复了一遍“范——离——憎”，随即若有所悟地道：

“这个名字，还是武帝取的，唉，转眼间，十年已逝！”

他的神情变得和缓了，同时又隐隐有种落寞之感流露出来，他此时是否记起了他的兄弟古乱？记起了当年武林七圣并耀江湖的那段岁月？

武帝祖诰在临终前为即将来到世间的范书之子取名为“离憎”，是心存一个愿望。他愿世人能远离憎恨，不要因为范书而去仇恨范书的后人；同时也期待范书的后人不会因为父亲的死而仇恨世人。

武帝祖诰是因范书而死，如此心愿，足见其心胸之宽广！

戴无谓一语惊醒众人，暗叫一声惭愧，自是再不对小木——亦即范离憎冷眼相看，徐达、韩贞对古治的话自然深信不疑，古治让他们对付幽求，必是胸有成竹！

当下两人便欲出手，忽听得幽求冷笑道：“古朋友，你让两个无名小卒出手，是否欲借机窥得我的武功来路后，方出手与我一战？”

古治淡淡一笑，道：“这是激将法吗？”

幽求不置可否地道：“无论如何，他们根本不配与我一战！”

不错，在幽求看来，与徐达、韩贞这等武林末流相战，即使胜了，也是一种耻辱！此言一出，幽求再不多言，沉喝一声：“与武林七圣一战是我多年夙愿，你出招吧！”

沉喝声中，他已将体内残剩的内家真力全力提聚，如箭射出！

重伤之下，竟仍有这等身手，古治暗赞一声，道：“既然如此，我必在五招之内败你！”

说话间，双方已闪电般接实！

古治自恃身分，面对重伤的幽求，出招时仅用了四成功力，一接之下，双方齐齐退出二步！

幽求所退的方向正是齐子仪所立之处，但见幽求身影一闪，右掌借势拍向齐子仪的腰间！

古治大惊，以为幽求要对齐子仪施下毒手！而立于齐子仪身侧的韩贞立即挥刀向幽求斜扫而至，已求救齐子仪！

齐子仪心中大凛，却已无力拒敌，正待侧身滚将开去，幽求右掌已拍在他的腰间剑鞘上，一股内力传入剑鞘，剑鞘立即应声飞起！幽

求的身躯仿若一抹淡烟，闪掣之间，左腿顺势反扫，正好扫中飞于空中的剑鞘，剑鞘被腿劲一带，斜斜滑出，“当”地一声，正好挡住韩贞的全力一刀！

未等韩贞回过神来，倏觉脚下一紧，他的整个身躯在幽求右腿一拔一送之下，身不由己地斜斜飞出，正好阻于古治之前！

古治大惊之下，惟恐伤了韩贞，急忙左掌以极为精绝的巧劲在韩贞身上连拍十一掌，电闪石火间，便化开韩贞身上的冲力！

这时，幽求以鞘代剑，以腿御“剑”，如风而至，鞘身在脚尖压挑之下，如波状蜿蜒疾进，招式之绝，让人惊为鬼神！

古治虽觉对方腿法招式神鬼莫测，但他仍不愿以兵器应敌，一声暴喝，双掌疾然交替拍出！

两道无形劲气交替循环缠绕，带着骇人的旋绕之力，径直迎向悍然而至的剑鞘！

一连串剑鞘铮鸣之声不绝于耳，古治已将对方剑势悉数化去！

更还以颜色，拧腰旋身之际，并指如剑，挟凌厉气劲，从一个匪夷所思的角度，疾戳幽求右足！

幽求凌空倒翻，剑鞘正好在双膝间时，他的双腿一进一退，“噉”地一声颤响，剑鞘团旋如盾，迎向古治！

一声冷哼，古治化指为掌，准确无比地拍在剑鞘上，同时左手后发先至，闪电般刺中幽求右足足底！

这正是古治的成名绝学“战笔十式”中的一式“笔点江山”！

幽求反应极快，在对方指尖堪堪触及自己右足的那一瞬间，他已迅速屈身收腿！

但“笔点江山”是以绝快著称的招式，“噗”地一声，幽求的靴底竟被生生刺穿，他只觉足下一痛，古治如钢锥般的手指已没入他肌肤寸许深！

奇痛彻骨！

幽求再添新伤，本就有些虚浮的真力突然涣散，顿时如秋叶般飘然落下！

此时，三招已过！

古治再不容情，反手一拍，战笔赫然在手，一颤之下，幻影无数，以铺天盖地之势，倾洒直下，战笔破空之声，尖锐刺耳！

“战笔十式”中的“沙场秋点兵”！

此招融入古治八成功力，威势如排山倒海，刹那之间，酒楼已被战笔搅起的劲气所充斥，空气顿时仿若变得稀薄了，让人艰于呼吸视听！

恍惚间，此时双方拼斗的场所似乎已不再是酒楼，而是战马齐嘶、刀枪林立的沙场！

武林七圣终究是武林七圣，一招之下，绝世风范展露无遗！

幽求重伤之躯，根本不能硬接此招！

但在幽求心中，永远没有“退避”二字！

在身躯即将坠地的那一瞬间，幽求凭借自身不死不休之意志，再次将涣散的真力聚起，弹身而起，全力一拼！

一拼之下，强弱立现！幽求鲜血狂喷，如断线风筝跌落！

“沙场秋点兵”余势未尽，挟骇人之气劲，倾洒直下！

木板铺就的地面如何能承受这惊世一击？“哗”地一声暴响，塌陷大半！

秦月夜、展初情、戴无谓所站立的地方未曾受损，而齐子仪、韩贞、徐达、范离憎则与幽求一同急坠！

古治知道齐子仪、韩贞、徐达三人定可自保，惟有范离憎太过年幼，也许会有意外，当下在一块下坠的木板上一跃，向范离憎疾扑过去！

却见幽求蓦然甩头，披肩白发疾卷而出，向范离憎的身躯直迎过去！

古治大惊失色！

他不知幽求此举的目的其实也是为救范离憎，还道幽求杀人成性，受挫之下，要迁怒于范离憎！范离憎虽是范书之子，但当年武帝祖诰为之取“离憎”之名，便是要武林中人摒弃过去的恩怨，武帝在江湖中的地位是何等尊崇？古治乃武林名宿，又怎能让一个十岁孩子在自己面前被他人格杀？

惊怒之下，古治心萌杀机，战笔划出一道近乎完美无缺的曲线，以其十成功力，直取幽求前胸！

战笔疾如惊电，仿若可以追回流逝的时光，划空之时，骇然有“嘭啪”之声！

死神以不可逆转之势，向幽求扑噬而去！

就在战笔即将洞穿幽求身躯之时，古治倏觉一股强大到不可思议的气劲自身侧向自己席卷而至！

古治心中的惊骇无法言喻！

因为，袭击自己的气劲之强大，已有灭绝万物之势！纵使武帝再世，只怕也没有如此可怕的修为！

难道，世间竟有凌驾于武帝祖诰之上的武功？

古治已没有更多的思索时间！他不得不放弃幽求，强拧身形，将自己毕生修为提至极限，直迎如惊涛骇浪般卷向自己的气劲！

两股强大到让人窒息的旷世真力以惊人之速暴然相接！

“轰”地一声，一撞之下，真气如惊涛骇浪般向四周狂卷而出！

古治只觉胸口一闷，如遭重锤猛击，一时气血翻涌，倒飞而出！

在双方接实的那一瞬间，古治只看到袭击自己的是一个身着青衫的人，此人脸上赫然戴着青铜面具，根本无法看清他的容貌！

酒楼在两大绝世高手的惊世内力冲击下，如同怒海孤舟，不堪一击，一阵震颤后，轰然塌陷！

在碎瓦、断壁倾塌前的那一瞬间，古治赫然看到那青衣人已一把扣住幽求的右臂，而幽求的白发则缠在范离憎的左手上！

与此同时，一抹幽光自青衣人腰间闪现，幽冷如梦！

是兵器之冷光！

这时，碎瓦、断木如雨而下，尘埃弥漫，古治的视线顿时一片模糊！

△△△

△△△

△△△

尘埃终于落定。